2026年第十五屆臺中文學獎 小說類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6年9月3日（四）上午 10:00
●會議地點：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會議主席：劉梓潔
●評審委員：吳曉樂、陳栢青、劉梓潔（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錄：張慈育

本次小說類共收到 349 件投稿作品，通過資格審查後有 317 件，經過蕭鈞毅、郝妮爾、蔣亞妮評選，共計 29 篇進入複選。並綜合吳曉樂、陳栢青、劉梓潔三位複決審委員意見，共計 11 篇作品進入最後決審，如表列。

3票	N103〈手天使的最後一次〉（吳曉樂、陳栢青、劉梓潔）
2票	N235〈吞穢〉（吳曉樂、陳栢青）
1票	N059〈成為海豹的方法〉（吳曉樂） N083〈徐萱與斷指〉（陳栢青） N114〈確信〉（陳栢青） N136〈野豬雷諾茲〉（劉梓潔） N140〈換日線遊戲〉（劉梓潔） N213〈接線〉（吳曉樂） N259〈黃壁紙〉（吳曉樂） N282〈鏡況〉（陳栢青） N304〈睡眠劇場〉（劉梓潔）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吳曉樂（吳）：這批稿件整體略有美中不足，較少令人驚豔的作品，因此評選時，主要是在衡量各篇作品的優缺點，從中挑選整體表現較為成熟者，這樣的不足，也反映在作品的發展與完成度上，多數作品雖有較吸引人的精彩開場，但進入中後段後，隨著情節與人物關係需要進一步發展，作品在推進上的力道便逐漸不足，像是肌肉尚未練成，卻急著揮拳。另也有些作品感覺有AI協作痕跡。

陳栢青（陳）：自從AI進入寫作場域後，文學創作似乎逐漸進入「語言形式大於風格內容」的時代，大量重複、同質化的語言湧現，類近的語言形式和分段方式，乃至於比喻和象徵套式屢見不鮮。無論人腦提供故事僅是讓協助修改的協作，或是純粹AI創

作，都有西方創意寫作班要求簡潔、好萊塢鏡頭語言等AI模型吸收歐美名家和寫作教條後體現的痕跡，我甚至覺得未來文學研究可以專門研究AI到來時同步出現在台灣文學的歐美文學的「殖民性」。過去評選時，可以從創意、突破與觀點等面向進行選擇，但現在有的時候不是從「選什麼」開始，而得先想「哪些要淘汰」，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地方。不過在留下的作品中，仍有令人欣喜之處，可以看見作者對於短篇小說在有限字數情況下，如何最大程度引起戲劇性，乃至使讀者感同身受，甚至激發其內在波盪的用心，我發現這次投稿作品尤其擅長在醫院、劇場、辦公室、村莊等封閉式空間中，發展複雜而具有戲劇性的人際脈絡，讓小說產生劇場式的閱讀效果。再來，這批作品中也出現不少奇幻、科幻類型，此中皆著眼於變形書寫，例如讓人變成動物、手指會移動、變成眼珠等，這些身體變形的描寫，或許反映了身處不自由的現實世界時，試圖透過身體變成他物的直接性改造，呈現一種時代病徵，而文學獎在此時，也恰好成為一面透鏡，映照出此刻2026年當代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態。

劉梓潔（劉）：在題材的多樣性上，這屆作品依然非常多元，例如描寫特殊職人手天使〈手天使的最後一次〉、探討女性處境的〈吞穢〉，以及直指標案文化的〈換日線遊戲〉，都能看見作者勇於開拓較少被書寫的新題材，這點非常值得肯定。另外，有幾篇是多次進入文學獎落選的作品，作者沒有做太多修改就再度投稿，雖然這展現了創作者的自信，但對評審而言，反覆讀到舊作，往往會傾向把機會留給更具新鮮感的作品。另外在書寫上，作品前面有很漂亮的起手式，但後續的書寫似乎缺乏持續發展的力量，大量使用短句、對話，使文章結構逐漸鬆散，也因此減少了閱讀的趣味，滿可惜的。

第一輪投票

經討論後，三位評審決定就目前入選的作品投票，一人 4 票，如表列。經投票後進入決選的作品總共有〈徐萱與斷指〉、〈手天使的最後一次〉、〈確信〉、〈換日線遊戲〉、〈吞穢〉、〈黃壁紙〉、〈鏡況〉、〈睡眠劇場〉8 篇作品。

作品名稱	劉梓潔	陳栢青	吳曉樂	總計
〈徐萱與斷指〉		V		1
〈手天使的最後一次〉	V	V	V	3
〈確信〉		V		1
〈換日線遊戲〉	V			1
〈吞穢〉	V	V	V	3
〈黃壁紙〉			V	1
〈鏡況〉		V		1
〈睡眠劇場〉	V			1

三票作品討論

〈手天使的最後一次〉

陳：這是我這一次最喜歡的一篇作品，作者是現代詩鬼，開篇巧妙利用印表機吐出的「四字箴言（五言絕句）」式紙條，製造懸疑感，也迅速建立個案的人物輪廓。小說的核心矛盾極具張力：個案在接受手天使服務、滿足身體慾望之後，究竟因此獲得繼續活下去的動力，還是了卻人生大事可以安然走向生命的終結呢？是送亡還是「人生是值得活的？」作者將性與死亡、救贖與金錢交易交織在一起，形成很有意思的辯證，另外雖然母親與女兒的副線較為常見，但與奇異的主線交織在一起，起到一個打輔助的效果，作為補充，主副之間也能互有論辯，整體而言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小說。

劉：這篇小說在雅與俗的邊界上拿捏得恰到好處，不怕俗，能把通俗駕馭得很好，不管是生死還是性。將母女之間的交鋒寫得令人動容；手天使與個案之間的情感，也始終遊走在刀刃邊緣。雖然副線的母女關係略顯俗套，但整體而言仍能全身而退，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小說，尤其作品對弱勢的書寫，不帶憐憫或同情，而是採取平視的角度，這是最難得之處。

吳：第一句話就將整篇風格語氣建立起來，你以為他已經要俗到一個極限的時候，沒有，他還可以再往下走，甚至寫到要去瑞士花幾百萬安樂死，作品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彈跳，前一秒還在講很窮、很瑣碎的日常小事，下一秒拉到瑞士這種風景優美，物價奇高的國度，從庶民生活跳到討論一個人到底要不要死去，這種極端的落差，是這篇作品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吞穢〉

陳：〈吞穢〉對我來說像是讀到了韓江般的小說。構思上很有諾獎得主韓江創意之奇，是一篇具有奇觀性的小說，異食癖背後的指涉很清楚，從母親、丈夫、婆婆，一層一層寫出傳統與家庭如何逼迫一位女性吞下這些東西，最後她也成為那個吞食別人的人，轉換完整、概念清楚，也處理得讓讀者很容易理解，是一篇沒有太多扣分的小說，語言也流暢乾淨。但需要指出的是，作品中的描述與角色塑造有時為了服務於概念上的推敲與情節轉圜，變得可以預料，有些行為會落入預期。

劉：這篇有投稿過，我記得我看過。第一次閱讀〈吞穢〉時會覺得作者刻意設定一種獨特的異食癖，讓小說的意象很鮮明，背後對性別壓迫的指涉也非常清楚。不過今年此篇再次投稿，再讀幾次就會覺得，相較於〈手天使的最後一次〉，這篇的處理還是稍微俗套了一些，如果將篇幅壓縮到一千字左右，作為極短篇來寫，反而可能更有趣，也能讓作品的力道更加集中。

吳：這篇有一個缺點，就是「已經幫讀者把判斷做完了」，人物狀態與答案都直接交代，缺少讓讀者自行理解、推敲的空間。小說中的受害者與加害者關係處理得較為單線、扁平，人物之間缺乏更複雜的情感與立場變化。此外，主角從頭到尾一直在「吃」，但情節沒有因此進一步推進，後段容易陷入重複，讓人產生疲憊感。

一票作品討論

〈徐萱與斷指〉

吳：這篇作品整體非常荒謬，也因此展現出獨特的想像力。作者尤其厲害的是將「斷指」寫得非常有生命力，當主角面臨極致的孤單時，只能與自己分裂出的斷指玩遊戲、抗議、求饒、四處奔跑，作者把這種孤單具體而生動地呈現出來，在一篇萬字左右的小說要完整執行奇幻概念並不容易，顯示出相當好的創作潛力。

劉：這篇作品的文字較為青澀，卻帶有年輕奔放的活力；作為新手作品，情節推進上有些破綻，部分處理也略顯灑狗血。不過，吳曉樂委員提到，這篇作品為對一位青少年「寂寞」狀態的處理，相當有說服力，這一點也確實打動我。

陳：小說中「斷指」填補了主角徐萱人生中的空缺，本是關係中加害者的殘肢，卻成了受害者孤獨時的依歸，奇異的互動勾人眼球。讓我想到阿達一族的斷手The Thing或是恐怖電影中的鬼手傳統。是很厲害的作品。建立起相當有意思的想像空間，比較可惜是，也許受限於字數，結尾處理略顯匆忙，相比於前面充滿發展性，尾聲的突兀一刀切斷了前面累積的韻味，未必爛尾，卻給人斷尾之感。如果有一個也很強力的結尾，這篇絕對能有龍頭鳳尾之勢。

〈確信〉

陳：〈確信〉以兩人交換日記、信件的形式展開，從性別、國家認同到詞彙使用，始終處在「不確定」與猶疑之中；就連通信的「對方」，也是主角所塑造出的模糊存在。作品一路維持這種曖昧與不確定感，直到最後仍沒有給出明確答案，而題目〈確信〉反而成為對這一切的反諷。這是少數弱化故事性，卻能透過形式與技術完整展現創作意念的作品，這樣的處理或許是文學上很好的嘗試，整體調性也掌握得相當好。此外，「右耳」較為堅定，「左耳」則逐漸傾向不確定，透過左右耳之間的切換，形成不同的狀態與對照，也讓作品中的符號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吳：作品中大量使用象徵與符號的方式，當作品使用太多具有明確指涉的符號時，需要留意它所召喚的讀者範圍，一旦讀者熟悉這些角色與人物，作品的意義便能迅速被建立；但若以文學獎的作品來看，我會更在意作品是否能與較廣泛的讀者產生連結。〈確信〉刻意將自己收縮在特定的生活與藝文脈絡中，對熟悉這個圈子的讀者而言是成立的，甚至能精準召喚特定的共同經驗；但一旦稍微脫離這個生活圈或藝文圈，作品便容易變得難以進入，甚至只剩下一團迷霧。我自己雖然看得懂作品在說什麼，但仍會在意它是否有進一步向同溫層之外的讀者建立溝通與連結的可能。

劉：〈確信〉同樣有一個很迷人的開頭，會讓人想繼續讀下去，看作者後面如何發展，不過到了後段，作品似乎不斷圍繞著「確信」這件事，從多元性別、文學等面向，反覆尋找證據論述來佐證自己當下的生活與選擇是正確的。中間有些論述性的內容會讓人感覺有些刻意想要顯得成熟，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不過，這樣的創作狀態是真實的，年輕創作者往往會透過書寫反覆確認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換日線遊戲〉

劉：〈換日線遊戲〉所觸及的標案文化，確實是這個時代相當特殊的一種文化現象，從地方創生、政府標案到行銷公司的專案執行，需要與保守里長的應對，甚至安排退休國文老師擔任修辭顧問，這些人物與情境的設定相當精彩，也可以看出作者應該具有一定的田野經驗。作品的切入點很好，但進入中後段後書寫開始發散，故事發展也顯得較為散亂。不過，作品最後仍重新回到對這個生態的嘲諷，暗示每個人在這樣的文化與場域中，其實都在各取所需，若作者能進一步修整中後段的書寫，作品應還有提升空間。這篇我可以放棄。

陳：〈換日線遊戲〉的切入點其實很好，諷刺公家接案生態，其中像是標案內容、中間更換版本，以及修辭委員會等設定，都相當有意思，也很有發揮空間，但可惜的是，就像作品裡所說的「版本」一樣，小說的語言在這次比賽中較不出色，本屆不少參賽者都用這樣只單純描繪視覺動作，以對話銜接的語言去表現，於是這篇小說只有創意甚佳，但語言和描述方法卻讓他失分。

吳：閱讀這篇作品時，中間有不少地方讓我覺得很好笑，也很真實，我相信作者某種程度上應該生活在這種荒謬的標案案件、企畫書與提案報告之中，因此對熟悉這個生態的人而言，會特別有趣。不過，作品後半段有一種比較明顯的拼湊感，隨著人物逐漸增多，閱讀時必須像看電視一樣，在腦中不斷切換「現在是誰在說話」的分鏡，才能理解故事的發展，這也讓我覺得，作者其實還有一個更好的版本可以發展，如果能重新整理人物與敘事節奏，作品應該會更完整。

劉：其實這篇故事未必要發展成一篇成熟的小說，若能保留成一個影集的故事大綱，反而可能更有力量。

〈黃壁紙〉

吳：年輕創作者有時會急於展現自己的知識，但〈黃壁紙〉可貴之處在於，作者並非單純炫技，而是真正展現對事物的思考，我尤其喜歡作品中機智的對話，以及英文、華文與台語的切換也都有意義，三種語言分別對應不同的生活環境與思考狀態。作品在校園、精神世界與老家之間的切換，也讓人物的內在世界逐漸立體起來，可以感覺

到作者有非常鮮明的思考與語言能力，如果持續創作下去，應該會成為很有力量、敘述意志的創作者。但作品的題目與開頭引言之間，似乎還沒有形成足夠有機的連結，略顯可惜。

劉：我閱讀這篇作品時，比較疑惑的是它與〈黃壁紙〉之間究竟要形成什麼樣的對話關係。〈黃壁紙〉本身是一篇女性經典小說，原本以為作品會從女性處境切入，例如回望老家中母親、祖母的生命經驗，但實際閱讀後，這條線索並沒有被充分發展，因此〈黃壁紙〉作為核心意象的意義，對我而言仍比較模糊，和作品本身的連結也沒有那麼明確。反而如果單純回到高中生自身的生活與成長經驗，我覺得作品其實相當好看，也有更多可以發展的空間。

陳：作品中大量列舉人物吃了什麼、用了什麼，看似多餘，卻也巧妙地凸顯角色偏執、執著的性格，不過這些細節累積過多，反而讓文字顯得乾燥乏味。相較於〈確信〉文字與思緒的流動感，這篇的語言較為凝滯，原本可以成為特色的「乾燥感」，目前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文學性。另外這篇作品其實有滿多散落的小說元素可供發揮。

〈鏡況〉

陳：起初看到作品竟附加了畫作，在文學獎參賽中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比賽作品，著實讓我嚇了一跳，本想說是不是來亂的，但小說讀到後頭竟很喜歡，不只作品的結構扣得非常緊，其裡頭姊妹如火焰雙生，彼此互相助焰燃燒或是傳火相承，抑或一個是牆上影一個是燭心焰是誰學誰騰燃，這裡頭的辯證和過招十分精彩，此外到底是脫亞入歐還是一種對東方主義的諷刺也是台灣文學獎作品裡少見，展現出過往地方文學獎中少見的國際性。我尤其喜歡小說裡這對姊妹之間的角色扮演與文本互文，小說家能層層遞進，讓姊妹情仇逐步延伸到家庭、國族，以及東西方之間的關係，讀進去後就非常過癮。此外我也佩服作者援引大量畫作、電影與其他文本的典故，乍看之下有些刻意展現作者的博學，但放在一個不得志的劇作家角色身上，反而與人物性格和作品主題形成呼應，因此並不突兀。尤其小說先讓讀者以為姊姊透過東方式的扮演，逐漸反過來奪取劇作家的位置，卻最終讓妹妹意識到，自己從小也在演，成為父母口中乖巧的孩子，而期盼姊姊能脫困，這讓作品不只停留在「扮演」，另外有了一種到了盡頭「突圍」的翻轉，另外我很喜歡小說中那種「鬱鬱不得志」的怨氣，寫得入木三分，非常貼近真實。

吳：閱讀〈鏡況〉時，我感覺作者較少在意讀者能否跟上，迫切地輸出自己的狀態與經驗，作品呈現了作者自身的困頓、卡住，以及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問題，但作品的文字、情節與敘述的掌握成熟，展現出很強的書寫能量。

劉：〈鏡況〉對我而言有些過度賣弄，其實如果作者好好處理一個非英語母語者、東方人在英國藝壇中的處境，我會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題材；作品中有一種「我認為我很厲害、我應該被看見」的逞強感，顯示出作者對自身的處境與境況其實也是迷惘模糊的。

〈睡眠劇場〉

陳：這篇作品文字有包容感，整體氣度沉穩，但有點太散了，使用「我想到了」、「然後我看到」、「然後就」等等語句，相較之下其他篇作品花了很多力氣在編織一篇小說，但這篇比較像是作者就坐在那裡把想到的事情一一說出來，所以在評選時，我會優先選擇那些看得出來非常努力編織小說的作品。

劉：我覺得〈睡眠劇場〉是這批稿件中最穩定的一篇，作品以較為散文式的結構，寫一名大學劇場老師在奔喪過程中回望自身的父子經驗，結構與形式都處理得相當成熟，也寫出了中年人的困頓以及對生命本質與凝視失去的過往，整體讀來，有些接近保羅．奧斯特作品，深沉哀傷的氛圍。

吳：關於作品較為鬆散的部分，這幾年其實很流行這樣的寫作方式，讓敘事不一定依循明確的情節推進，而是不斷沉浸在角色當下的思緒與感受之中，角色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零票作品討論

〈野豬雷諾茲〉

劉：我覺得這篇作品相當特殊，帶有後設小說與意識流的色彩，尤其從「雷諾茲」切入愛倫．坡的死因，透過虛構追索歷史，創作企圖很強，視角切換也很有趣。不過到了後段，開膛手傑克、當代作家路明等人物陸續加入後，故事逐漸偏離原本的核心，拼貼感過重，也顯得過於離奇。其實作者很清楚自己在惡搞，例如把愛倫．坡直接稱作「坡」，這種處理會讓人忍不住發笑；但這樣的遊戲感到了後段累積過多，反而讓我越來越難進入作品。 這篇我不堅持。

陳：我覺得作者將愛倫．坡、開膛手傑克、面具舞會等元素共冶一爐，這些不同時代、不同事件中的意象能形成一套具有內在邏輯的符號系統，這套系統本身很完整，這是小說家厲害的地方。但是也形成先天的缺陷，對讀者而言，若不熟悉這些符號之間的關聯，便不太容易進入作品。

吳：我覺得〈野豬雷諾茲〉的文字可能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最成熟的，文字本身有鮮明的意志，長短句的節奏也掌握得很好。作品中也有幾個非常令人震撼的段落，例如主角一轉身，發現妻小全都跳樓了，這樣的情節處理極具衝擊力，對小說創作者而言是非常驚人的書寫。我覺得作者其實想處理兩個面向：一是創作如何使人逐漸陷入瘋狂與執著；二是開膛手傑克、狂犬病等帶有獵奇色彩的十八、十九世紀黑暗歷史，但這兩個面向似乎都沒有被作者完全掌握，形成大雜燴般的狀態。

〈接線〉

劉：這篇作品也有在我的備選名單中，不過我覺得作品對地域與現實場域的指涉稍微明確了一些，例如直接設定主角為中興大學台文所的學生，但同時又加入虛構的教授姓名，使現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稍顯模糊。我會比較傾向作品降低具體人物與場域的指涉，讓虛構的空間更完整，也能保留更多想像的餘地。

吳：這篇作品的主題很有意思，從「聲音如何被保存」切入，以年輕研究生作為視角，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整體而言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作品，不過部分素材仍顯得生硬，能看見直接取材、原料的痕跡，若能再經過消化與轉化，讓素材真正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整體會更加成熟。

陳：這篇作品有不少有意思的材料，但目前較像將材料直接放入作品，再透過「你丟我接」的對話方式加以說明，人物之間雖有對話，實際上較缺乏交流與互動，讀起來有些像導覽式的介紹，若能讓材料透過人物關係與情節自然展開，而非直接藉對話傳遞，敘事會更有生氣。

〈成為海豹的方法〉

陳：作品的創意很好，每個點都有意思，但我想指出的是，每個有意思的點之間，卻未必彼此推進，你可以拿掉一些段落，卻不影響整體小說發展，同理，你也能無限拉長它。對短篇小說而言，小說應該是一個更緊密的裝置。我反而覺得這篇小說能發展成極好的中篇或是長篇，而此刻的短篇比較像是它的目錄或是精彩集錦。

吳：這是一篇出色的奇幻作品，文字與設定都相當成熟，不過，作品需要進一步處理DNA轉換的邏輯，不能違反基本的物理原則，否則整個小說的設定與敘事就難以成立。

劉：作品的創意真的很有意思，但整體缺乏推進，情節與人物沒有進一步發展，讀到後段容易讓人感到疲乏。

決審投票

經逐篇討論，三位評審委員決議就 11 篇作品中圈選出的 7 篇作品 (〈徐萱與斷指〉、〈手天使的最後一次〉、〈確信〉、〈吞穢〉、〈黃壁紙〉、〈鏡況〉、〈睡眠劇場〉) 進行評分投票，採 1 至 6 分的排序計分，最高 6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劉梓潔	陳栢青	吳曉樂	總計	最終名次
〈徐萱與斷指〉	4	2	3	9	佳作
〈手天使的最後一次〉	6	6	6	18	第一名
〈確信〉	3	1	2	6	佳作
〈吞穢〉	1	5	4	10	第三名
〈黃壁紙〉	2		1	3	
〈鏡況〉		4		4	佳作
〈睡眠劇場〉	5	3	5	13	第二名

主席宣布，本屆小說類第一名為〈手天使的最後一次〉，第二名為〈睡眠劇場〉，第三名為〈吞穢〉，佳作為〈徐萱與斷指〉、〈確信〉、〈鏡況〉。